

微专业建设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困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封杰

(延安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微专业是高校依据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对教育组织形态进行创新性重塑的前瞻性探索,是当前高校培养新质人才的重要途径。以微专业建设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本质上反映了新质生产力时代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就人才培养这一主线问题开展的适配性调整。微专业在培养新质人才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以下适配性挑战:微专业目标定位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有待提升,微专业资源配置的系统性有待加强,微专业治理结构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微专业市场认可的认证体系有待健全。为此,应聚焦微专业“微特质”,校准新质人才培养的精准方向;激活微专业“共享性”,夯实新质人才培养的资源基座;锚定微专业“快动能”,凸显新质人才培养的适时特性;依托微专业“多主体性”,重构新质人才培养的协同生态。

【关键词】 微专业建设;新质人才;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改革;专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章编号】** 1003-8418(2026)06-0112-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26.06.015

【作者简介】 封杰(1982—),男,陕西子洲人,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对高校所培育的人才规格与素养寄予了更高期望,要求高校以培养新质人才为使命,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变革。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1],高校要践行新质人才培养的时代使命,就必须以专业建设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当前高校专业建设主要以传统的“主修专业+辅修专业”“一学位+双学位”模式为重要架构与实施路径。但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催生出众多新兴职业和交叉领域。传统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在应对社会需求变化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延迟性,难以迅速精准地作出调整。与之相对的是,微专业培养模式凭借其在灵活性、开放性、高效性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得到了广泛认可与快速推广,已成为高校精准培育新质人才的关键途径与重要手段^[2]。如何从微专业建设的视角来理解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重大使命,理解微专业建设之于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重要价值与融通困境,并由此厘清以微专业为抓手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已成为新质生产力时代教育领域

中一个亟待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重要命题。

一、微专业建设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

(一)需求侧逻辑:新质人才的社会需求推动高校专业建设改革

新质人才作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关键力量,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新质人才不仅具备驾驭前沿技术、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跃迁的核心能力,更具备主动关注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自觉融入社会综合变革体系的强烈主体意识^[3]。新质人才以突破性创新思维为精神内核,以数智化适应力为时代标识,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卓越的技术转化能力与场景应用智慧,是兼具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具身化实践主体^[4],构成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当前高等教育已然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高校专业建设早已不再遵循“学术本位”的封闭框架,而是具备鲜明市场导向特征。高校专业

建设本质上体现高等教育系统对社会动态需求的主动回应与战略适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市场逻辑的重要体现。既然当前社会对于新质人才的需求态势呈现激增趋势,高校的专业建设就必然要做出相应的回应。面对新质人才的“复合性”“精尖性”“数智性”“实践性”等统合特征,高校的专业建设必须跳出传统专业建设以学科为界限的路径依赖,必须通过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回应,构建起与新质人才培养深度契合的专业建设新范式。微专业建设作为高校专业改革的创新性实践,与新质人才培养之间呈现出高度契合性。具体而言,微专业“小切口、精模块、强融合、数智化”的内在特质与新质人才“精专性、精尖性、复合性、数智性”核心能力的高度契合,是新质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新质人才的社会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着高校进行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要求高校以更加开放、灵活、前瞻且富有弹性的微专业体系,培养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新质人才。

(二)供给侧逻辑:微专业建设积蓄新质人才培养势能的突出优势

高校作为高端智库,肩负着培养新质人才的重要使命。专业作为高等教育对接社会需求的枢纽节点,既是知识体系与职业能力的结构化载体,更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支点。高校专业建设本质上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单元范畴,始终是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落脚点,是高校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纽带之一^[5]。因此,新质人才培养方案一旦确定执行,就意味着高校要围绕新质人才培养方案展开一系列的专业建设工作实践^[6]。

微专业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创新载体,凭借其独特的“小切口、精模块、强融合、数智化”特征,在积蓄新质人才培养势能方面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价值。一是微专业的“小切口”特质是塑造新质人才精专性的关键路径。微专业所秉持的“小切口”特质,实则通过聚焦特定技术赛道或产业痛点,将庞杂的知识体系重组为具有高关联度、强应用性的核心模块的专业细化过程。毫无疑问,微专业“小切口”的特质避免了以往宽口径专业设置导致的知识泛化与能力浅层化的人才培养问题,其“小而专”的培养逻辑能够系统锻造学生在细分领域的专业熟练度

与问题解决精度,从而助推学生成为具备前沿问题意识和专深知识储备的新质人才。二是微专业的“精模块”设计是提升新质人才精尖性的重要举措。微专业的“精模块”旨在通过将核心知识和关键技术凝练化,形成若干高关联度、强逻辑性的教学模块。微专业的“精模块”遵循着“精而深”的建设逻辑,有助于学习者快速积累专业优势,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具备精尖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卓越人才。三是微专业的“强融合”模式是确保新质人才复合性的坚实基础。新质人才是具备多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在不同领域和学科之间进行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7]。微专业“强融合”模式突破了传统专业设置的壁垒,实现了将不同学科的核心概念、理论方法以及实践技能的深度整合与有机串联,能够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跨越学科界限,主动探索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构建起跨学科的知识网络,塑造个体复合型的新质能力品质。四是微专业的“数智化”方向是凸显新质人才数智性的核心保障。新质人才是具备深厚的数字素养、敏锐的数据思维以及卓越的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数智型人才。而微专业自诞生以来就与“数智”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围绕数字技术与智能领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技术展开的课程体系构建,主要面向的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机器学习、智能决策等关键领域,能够确保学生系统且深入地掌握数智化领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

二、微专业建设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困境检视

(一)微专业目标定位与产业需求适配性有待提升

一是高校微专业设置的空泛化导致微专业目标设定与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微专业的建设要以市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实现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的根本性转型。但事实上,当前大多数高校在规划微专业时,往往缺乏对市场动态、行业发展趋势以及社会真实需求的调研,仅仅是凭主观臆断或盲目跟风热门领域来设定培养目标。具体而言,由于专业结构的守恒规律,专业内部的逻辑关系是比较持久的、稳定的,不是经常变化

的^[8]。因此,高校在进行微专业建设的过程中,难免受到传统专业恒久性的规约。当下,部分高校将微专业简单等同于传统专业的“压缩版”或热门技术的“拼盘课”,其本质是对微专业“小切口、精模块、强融合”特征的误解与背离,这也造就了传统专业规约下的“知识本位”惯性思维迁移至微专业建设后,形成与产业需求侧“能力本位”转型要求之间的供需偏差。

二是高校微专业设置的模糊性降低了微专业建设与新质人才培养的适配性。一方面,高校微专业设置的模糊性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界定不清晰。部分高校在设置微专业时,对培养目标的阐述过于笼统宽泛,缺乏具体、可衡量的指标体系。譬如,某高校的微专业仅简单提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但对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具体内涵、在不同学习阶段应达到的程度以及如何通过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行有效培养等关键问题,均未给出明确说明,最终导致微专业培养出的学生难以精准契合新质人才的标准要求。另一方面,高校微专业设置模糊性体现为课程设置松散化。部分高校存在课程设置随意、缺乏系统规划的问题。譬如,某高校的人工智能方向的微专业的课程清单看似涵盖了多个热门领域的知识点,但课程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层次递进关系,呈现出拼凑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该高校人工智能方向的微专业虽设置了基础的数据分析课程,安排了高级的人工智能算法课程,但中间缺乏必要的过渡课程和实践环节,这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无法将所学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和应用。

(二)微专业资源配置的整合机制有待完善

高校的人才培养活动既需要学科专业平台的硬件资源支持,也需要面向多学科、多主体开放共享平台的服务资源支撑^[9]。然而,当前高校微专业建设普遍存在资源投入的“散点式”分布、资源整合的“孤岛化”运行等专业建设资源碎片化的困境,给新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造成了结构性障碍。

一是高校微专业建设过程中资源投入的“散点式”分布限制新质人才“全面化”的塑造。当前部分高校在微专业建设中缺乏系统性规划,将有限资源分散投放到多个方向,并有侧重地发展个

别微专业,形成了微专业资源分配的“散点式”投放与“选择性”倾斜并存的局面,制约了新质人才“全面化”塑造。一方面,受传统“大而全”办学思维惯性影响,部分高校往往将有限的教学资源、科研设备及师资力量分散投放到多个微专业方向,这也导致每个微专业均面临设备不足、师资短缺、实践平台缺失等共性问题。另一方面,部分高校为追求短期建设成效,采取“重点突破”策略,将优势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热门微专业,形成“头重脚轻”的微专业资源配置格局。无论是“散点化”投放还是“选择性”倾斜,实质上违背了新质人才“全面化”的定向目标,容易导致新质人才在领域划分上的“偏科化”与能力维度上的“跛足化”。

二是高校微专业建设过程中资源整合的“孤岛化”运行阻碍新质人才“一体化”的融合。一方面,微专业资源整合的“孤岛化”运行表现为不同学科知识资源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衔接。微专业的建设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旨在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学科往往按照自身的学科逻辑和课程体系进行知识传授,缺乏对跨学科知识融合的统筹规划与设计,这也使得微专业所需的前沿技术资源、行业实践资源与跨学科智力资源处于割裂状态,阻碍新质人才在知识层面的“一体化”融合。另一方面,微专业资源整合的“孤岛化”运行表现为跨学科师资力量的疲软。当前高校微专业建设过程中,师资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学院和学科之中,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协同机制,不同学科的教师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利于教学团队共同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同时,这也将限制新质人才在能力层面的“一体化”融合。

(三)微专业治理结构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

科层制是大学内部以科层制模式为基础进行组织管理的体制,它是大学各种合法权力发挥作用的载体。微专业与生俱来的“跨界”特性意味着其在权力结构上应致力于打破传统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形塑“矩阵型”的扁平化权力结构,以缔结稳固的交叉学科学术共同体^[10]。微专业设置正面临着裹足不前的惰性倾向,传统专业间被动式的“结构复制”易使微专业建设过程中的程序僵硬化、规则刚性化等实践样态深植于学科组织层级权力和结构权限之中^[11],这不仅对微专业组建

的及时性产生了不利影响,还暴露了微专业助力新质人才培养的程序冗杂。

一是科层制的“刚性限制”,致使微专业在建设过程中容易陷入以院系为结构范围的权力依附困境,引发资源分配方面的权力冲突。科层制通过其严密且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构建起一套既定的权力运行规则与资源分配机制,这种制度性的“刚性”在为微专业管理提供稳定秩序的同时,也无形中为微专业的建设设置了结构性的障碍,使得微专业的建设难以突破院系这一传统结构范围的限制,进而陷入一种对既有权力体系的依附困境。具体而言,传统院系基于学科壁垒构建的垂直权力体系,不得不将微专业这一本应具有跨学科创新特质的育人载体,强行纳入既有的行政单元管辖范畴,导致其建设过程不得不遵循“属地管理”原则,“一院一微专业,微专业不跨院”的实践模式固化为高校微专业建设的既定模式。

二是科层制的行政权力约束,致使微专业在建设过程中容易陷入行政化导向的路径依赖窠臼,弱化微专业建设的市场化活力。微专业设置应积极响应市场导向,密切对接产业需求。但在我国现行的科层式管理架构体系之中,大学本身越来越偏离其本质属性成为行政机构的集合体而非学科共同体^[12]。就学校整体架构层面审视,当下我国众多高校在校院两级权力分配格局里,权力重心明显偏向学校层面,诸多学院在重大资源调配环节,依旧难以获得充分的自主决策空间与有效的话语表达权。微专业的设置并非基于对市场需求的深度调研与科学研判,而是更多地受制于高校内部行政部门的集体商议与行政指令。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反映了层层委托代理关系束缚下微专业建设的被动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在微专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容易导致微专业的建设方向与实际人才需求之间的脱节,影响了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益。

(四)微专业市场认可的认证体系有待健全

在现代社会,当人们在就业和升学过程中面临稀缺资源竞争时,需要具备筛选方设定的资格条件。证书通常被视为学业成就达到某种“既定标准”的标志,是对个人满足这种资格条件的书面担保^[13]。经由微专业培养的新质人才,在完成相应学业任务后获得的“微认证”,代表着他们在特

定新兴领域或交叉学科方向上,已系统掌握了符合行业前沿标准与市场需求的核知识体系、关键技术能力以及创新实践素养。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程度虽由教育机构认定^[14],但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其本质是劳动力市场中人才供需双方进行价值判断与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接受市场机制的检验。“微认证”作为高校专业改革的一项“书面担保”,要真正被劳动力市场所接纳并转化为具有公信力的价值信号,必然经历一段复杂的市场化验证周期。唯有当“微认证”完成从教育系统内部的质量承诺到市场系统外部的价值确认这一关键跃迁,其作为高校专业改革“书面担保”的功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并为新质人才培养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可持续的认证支撑。但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微专业,还是微认证,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价值评判体系中,均面临着认可度偏低的挑战。

一是微专业市场价值生成存在内在的时滞性特征。一方面,市场对新专业、新技能的认可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企业作为人才的需求方,在面对新兴的微专业时,由于缺乏对相关人才能力和价值的充分了解,在招聘过程中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传统专业背景的求职者,微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遭到“冷遇”。另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主动回应新兴产业需求的前瞻性改革举措,微专业的知识体系构建与能力框架设计往往超前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演变,这也将导致其培养成果与岗位能力标准之间存在动态适配的“时间差”,从而弱化了对微专业培养的新质人才的需求。

二是微专业市场认可低本质上反映的是“学历本位”与“能力本位”的价值冲突。在“学历本位”主导的人才市场中,用人单位仍将学历层次、院校排名作为核心筛选条件,而微专业所代表的“技术认证+能力背书”新型信号体系尚未建立有效传递通道。由此,即便是微专业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但受制于微专业这一教育形态在市场认同层面所固有的本源困境,即劳动力市场对非传统学历认证体系的价值评判滞后性,以及企业人才筛选机制中“学历本位”惯性思维与“能力本位”现实需求之间的冲突,其所培养的新质人才依然

面临着社会认可度偏低的挑战。

三、微专业建设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一) 聚焦微专业“微特质”，校准新质人才培养的精准航向

新质人才兼具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前瞻性的创新思维、卓越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与领导素养，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敏锐捕捉时代发展的脉搏与趋势，迅速适应新兴产业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体^[15]。明确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提高微专业与新质人才培养模式适配度的先决条件。

一是要精准微专业的类型定位，细化微专业的专业范畴。微专业作为传统专业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拓展延伸，其类型定位直接关乎其培养的新质人才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推动微专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并非要使其取代传统专业，而是为了确立其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重要且规范的补充性培养路径的地位，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在培养新质人才方面的独特作用。为此，高校要正视传统专业与微专业的功能定位，并综合考量自身的学科优势特色、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以及行业前沿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对微专业进行精准的类型划分。

二是要凸显微专业的独有特性，强化微专业服务新质人才培养的战略支撑。微专业的“微特质”集中体现在精准聚焦特定领域的前沿知识、高度契合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灵活适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多元诉求以及有效整合跨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这些特质不仅突破了传统专业设置的宽泛性与滞后性局限，更以一种“小而精、专而深”的独特优势，为新质人才培养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为此，高校要以微专业为依托，聚焦新质人才所应具备的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契合产业变革、彰显创新活力的关键素养与核心能力的“微特质”，并将这些“微特质”作为微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整合进微专业的体系建构，从而为新质人才的精准培育提供坚实保障。

(二) 激活微专业“共享性”，夯实新质人才培养的资源基座

一是要在院系间建立关于微专业建设的常态

化协同合作机制，集聚院系间共育新质人才的力量。微专业的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其典型形式是依托慕课平台提供的在线课程序列。正因如此，要通过微专业培养新质人才，往往需要跨学院、跨学科的合作。为此，不同院系应定期组织开展微专业建设研讨会、教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共同探讨微专业赋能新质人才培养的共性问题。譬如，理工科院系可分享在前沿技术应用类微专业课程开发中的经验，人文社科院系则可介绍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人文素养方面的独特方法。各院系应选拔具有丰富教学经验、深厚学术造诣以及创新思维的骨干教师组成联合团队，共同参与微专业课程体系的规划与设计。譬如，在开设人工智能与艺术设计融合的微专业时，计算机学院的教师可负责传授人工智能算法与技术知识，艺术设计院系的教师则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设计创意，两大学院以团队协作的形式编排课程设计，以实现知识与技能的无缝衔接，提升微专业的教学质量。

二是要搭建汇聚各高校优质微专业课程资源的在线平台，实现微专业资源的跨校流通。微专业的“原型范畴”是通过慕课平台向学习者提供在线学习的课程序列^[16]，因而其本质是一种在线学习机制。以微专业赋能新质人才培养要聚焦微专业在线课程的固有特质，整合各高校的优质资源，搭建微专业课程资源整合在线平台。要以“系统集成、协同创新”为理念，引导各高校建立跨校际的微专业课程资源联盟，并通过标准化协议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共建，打造具备资源汇聚、智能检索、学分互认与质量监控功能的开放式微专业在线生态系统。

(三) 锚定微专业“快动能”，凸显新质人才培养的适时特性

一是要强化微专业建设的市场灵敏度，彰显微专业精准对接产业前沿的快速响应能力。相较于传统专业，微专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敏捷性，它能够紧密跟踪新兴产业的发展动态和技术创新趋势，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新方向。为此，高校应打破传统专业设置的刚性约束，根据市场需求的紧迫性和变化频率，采用“模块化、短周期、快迭代”的微专业建设模式。一方面，高校要通过与行业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及时获取产业一线的信息反馈,迅速调整和优化微专业的设置与课程内容。譬如,在智能制造微专业中,随着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兴起,高校要及时增设相关课程模块,使学生能够掌握最新的产业技术和应用场景。另一方面,针对新兴产业和市场需求的“风口”,高校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迅速组织跨学科师资团队,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微专业课程,满足市场对新兴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是要建立微专业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凸显微专业的快速更迭性。新质人才是顺应新质生产力而诞生的时代性人才,产业的动态变化影响着新质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适用性与价值体现。以微专业赋能新质人才培养,务必要处理好微专业发展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有着如同自然生命般的周期性发展规律^[17],与之相似,专业建设同样遵循着生命周期轨迹。曾经备受追捧的热门专业,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可能逐渐走向冷门,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消逝。而微专业,由于其紧密对接前沿和快速响应的特性,其生命周期可能更短,迭代速度要求更快。因此,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尤为迫切。一方面,高校要具备敏锐的产业洞察力,要能够紧密追踪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与需求变化,迅速且精准地创设符合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微专业,为新质人才的成长提供契合时代需求的优质平台。另一方面,高校要建立健全微专业淘汰机制。当某一微专业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逐渐失去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既无法保持“新”的特质,也难以实现“强”的突破时,应果断启动淘汰程序,将其从现有的微专业名录中移除,以确保微专业体系赋能新质人才培养的整体活力与竞争力^[18]。

(四)依托微专业“多主体性”,重构新质人才培养的协同生态

一是微专业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要求市场切实履行应有职责。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微专业调整首要的任务就是考虑其培养的新质人才的市场和就业需求。一方面,高校要通过与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合作机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市场调研,及时获取市场对于新质人才的能力需求,并将市场对新质人才创新性、创造性、创业性的需求渗透到微专业建设过程之中,以实现

新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19]。另一方面,微专业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提升微专业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微专业的市场认可,要切实发挥市场的头部作用,要借助行业白皮书发布、企业高管进课堂等多元形式,强化社会各界对微专业“小切口、高适配、快迭代”特性的认知,破除微专业“非传统即非主流”的认知偏见。

二是微专业赋能高校新质人才培养要遵循新质人才培养的校际、校企、校地联动机制,共塑新质人才培养的协同生态空间。首先,在校际层面,高校之间可以就微专业赋能新质人才培养这一议题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联盟,从而共享优质微专业课程资源、师资力量与实践平台,开展跨校联合培养、学生交换等项目,促进不同高校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其次,在校企层面,高校应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制订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教材、建设实践基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再次,在校地层面,高校应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地方政府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平台,将微专业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紧密结合,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刘光成,唐贤清.一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如何实现协同互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01):124-125.
- [2]戈君宇,姜超,王宇红.基于“ASciT-ASP”教学模式的微专业建设——以精细化学品制造及分析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02):55-59.
- [3]祝智庭,戴岭,赵晓伟,等.新质人才培养:数智时代教育的新使命[J].电化教育研究,2024(01):52-60.
- [4]祁占勇,吴仕韬.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理路与协同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5(01):49-61.
- [5]胡燕,李伟,王恬.高校专业建设研究浅探[J].江苏高教,2016(06):82-85.
- [6]郑继兵,王绍峰.从人才培养方案透视高校专业建设的困境及出路[J].江苏高教,2013(01):45-47.
- [7]孙金一,刘魏,杨端,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多元复合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S1):218-223.
- [8]张彩云,赵冬.适应经济社会:专业设置滞后的学理审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10):36-38.
- [9]王小兵.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路径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2021(18):51-53.
- [10]马廷奇,曹中汗.界面治理理论视域下交叉学科治理的构成要素与行动逻辑[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05):7-15.

- [11]谢凌凌,肖沅依.组织惰性超越:大学学科组织的风险透视与治理进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08):52—63.
- [12]王建华.学科的境况与大学的遭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142.
- [13]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 [14]毛克贞,吴一丁.论高等学历信号的有效性[J].江苏高教,2006(04):20—23.
- [15]沈书生.数智技术赋能新质人才培养:支持个体的差异成长[J].开放教育研究,2025(01):73—81.
- [16]黄昕.数智时代高校微专业的内涵特征、建设机制与推进路径[J].大学教育科学,2024(06):39—46.
- [17]刘笑萍,黄晓薇,郭红玉.产业周期、并购类型与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9(03):135—153.
- [18]汤易兵,李勤,姜辉.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建设:原则、评价与思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7(07):53—57.
- [19]余应鸿,张翔,王茜.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J].中国远程教育,2025(06):62—75.
- 基金项目:2026 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一般项目“陕西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阻滞诊断与优化路径研究”(2026YB0389);2025 年延安大学继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产教融合视角下地方高校继续教育专业建设的进阶策略研究”(YDJYJG2025—03)。

The Internal Logic, Dilemma Analysis and Practice Path of Micro—major Construction Empower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eng Jie

Abstract: Micro—programs are a forward—looking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reshaping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merging industrie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cultivating new—quality talents. Empower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quality talent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icro—programs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of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side of industry regarding the core issu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era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icro—programs possess notable advantages in cultivating new—quality talents, yet they still face the following adaptability challenges in practice: the alignment between micro—program goal orientation and industrial demands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 the systematic allocation of micro—program resources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micro—program governance structure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accreditation system for market recognition of micro—programs needs to be further refined.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e "micro—characteristics" of micro—programs to calibrate the precise direction of new—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activate the "sharability" of micro—programs to consolidate the resource base for new—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chor the "rapid dynamism" of micro—programs to highlight the timeliness of new—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leverage the "multi—stakeholder" nature of micro—programs to reconstruct the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for new—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 micro—major construction; new quality talent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major reform; major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沈广斌 马庆敏)